我記憶中的弘一大師

施正淵

大師在一九三八年到福建漳州弘法，卓錫祈保亭（七寶寺）期間，我那時十來歲，奉父命給大師送飯好多次，有幸認識大師。他清癯的身材，慈祥含笑的面孔，和靄可親的態度，使我感到溫馨難忘。他吃完飯後又用舌頭將碗裡米湯舔得乾乾淨淨，使我有點驚奇。後來聽父親說：「他富裕家庭出身，出家後刻苦修行，他愛惜五穀，是對衆生勞動成果的敬愛。」他的行裝很簡單，一床薄被、一頂蚊帳、幾件僧衣、一把雨傘。父親介紹說：他曾留學日本，生活十分富裕。現在過苦行僧的日子，甘之如飴，虔誠奉佛爲衆生，是他平凡中不平凡的所在。他心裡抱著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衆生得離苦」的信念，令人油然生出對他的敬意。

有一件事是我在一九四〇年聽到的，很受感動。那時，大師已雲遊泉州，卓錫檀林鄉福林寺。檀林鄉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醫生名叫杜培材，在該鄉開設診所。杜醫生醫術精湛，求診者甚多，但診金藥費昂貴，貧者往往無力就醫，頗爲怨嘆。杜醫師聞大師來該地，因景仰他的高才大德，就抽空到福林寺拜訪。大師亦耳聞杜醫生是名醫，即熱情接待暢敘，還寫了一副對聯，送杜醫生的「安人診所」，對聯曰：

安寧萬邦　正需良藥

人我一相　乃謂大慈

不久，大師又派人把一些施主所施的西藥十四件贈與安人診所，請杜醫生免費分贈貧苦的病人。杜醫師接到這批藥品後大受感動，從此，改變了立身處世的後半生，他寫了一封感謝信，其中云：「醫生者，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靠技術謀生活，與其他職業無異。爲工作而生活，爲生活而工作，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，還說得上什麼『慈念衆生』或什麼『濟世爲懷』的虛僞的言詞嗎？今承蒙贈賜良藥十四件，我慚愧萬分，我希望良心會驅使自己把既往的卑鄙、自私自利行爲，有可能的範圍內，儘量地改革過來。效大師『本我婆心』，眞正地把關懷民瘼的精神培植起來。大師精神方面賜給我的，比

物質的價值多百萬倍，我用最誠懇的敬意表示謝忱。」再不久，聽到群眾紛紛稱讚「杜醫生是關心民間疾苦的好醫生。」

還有一些事，我也是事後聽到的。大師持戒謹嚴，對於各方施與作供養的錢財，都是婉言謝絕。有一次丁福堡居士寄錢讓他做夏衣，大師回信說：「承施禪衣之資，至為感謝！但音（注，指本人的名『一音』）今無所須，佛制不可貪婪，謹附寄還，並謝厚意。」另有一次，上海劉傳聲居士，恐大師道糧不足，未能完成南山律研究的著作，特奉寄千元供養，信由廣義法師轉呈。大師堅決辭謝。他對廣義法師說：「吾自民國七年出家，一向不受人布施，即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淨資，亦悉付印書，分毫不自己享受。竊素不管錢，汝當璧還。」其甘於淡薄的高尚風格是近世少有的。像這樣的嘉言懿行，不勝枚舉。

時光流逝似箭，大師圓寂至今六十多年了。一提起他，僧俗二界，都懷念在心，祈求大師乘願再來，普度眾生。

作者簡介：施正淵　男　一九二八年生　漳州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　退休幹部　副編審

嘎仙洞石窟寺遺址　見證北魏滅佛運動

近日大陸內蒙古鮮卑文化研究者考察發現，鮮卑民族不只曾締造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，在西元五世紀中期之時，也曾於其祖居嘎仙洞內建造一座規模非常龐大卻未竣工的石窟寺。嘎仙洞石窟寺開鑿工程之所以未完成，據專家分析，極有可能是因為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而擱置。

在洞口附近左轉開始，一直到盡頭的空間之內，其側壁斑駁，凹凸不平，呈現稜角之狀，很明顯的有人工開鑿痕跡，此空間長四十公尺，寬、高各約十餘公尺。然而嘎仙洞主洞卻是側壁光滑，渾然天成。此外，石窟寺中亦發現常見的頂龕、像位、甬道等遺跡，這證明此地曾有過已具規模，但未竣工的人工雕鑿設計。

鮮卑人於西元四四三年所鑿刻的祭祖祝文，三十年前在嘎仙洞內被文物工作者發現之後，鮮卑文化研究者更加肯定嘎仙洞就是《魏書》記載的鮮卑人舊墟石室和祖廟。當時北魏太武帝曾派大臣李敞率眾到嘎仙洞祭祖，此洞於是被開鑿而成是可以確定的。嘎仙洞的後三分之一是人工開鑿，從其遺跡亦可推測，當時鮮卑人計畫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石窟寺，然因宗教信仰所引起的重大變故，使得工程無法全部完成。